筆苑襍記 坤

筆苑雜記卷之二

○權擥於庚午鄉會 殿三試皆居魁金郡守秀光亦於鄉會 殿三試皆居尾時人笑曰三場壯元古今多有三場為尾天下必無

○申高靈叔舟中己未科第三丁卯覆試第四居正亦中甲子科第三丁丑覆試第四謁高靈笑謂居正曰以子之才何屈第四居正曰和凝之後有范質金坵之前豈無金仁鏡乎申大笑以子不才非敢擬和范但大言耳昔和魯公凝中第十三後知貢舉謂范魯公質曰君文合居第一暫屈十三者用傳老夫衣

鉢耳高麗金貞肅仁鏡領貢舉擢金坵為第二舉魯公傳鉢故事及之貞肅亦明王朝第二名也

○世祖末年尤重儒士　親策得人最後曰登俊試得十三人臣居正獲居第三　世祖召臣等于內殿若曰古有座主門生之號今是科予親策之子當為恩門宜號是殿曰恩殿臣等俯伏拜謝越數日　兩殿坐思政殿臣等獻爵一如門生座主之例寵恩優渥吾東方前古所無之盛事也

○中朝使臣前後來者皆文章節義之士自陸顒端木孝思祝孟獻以下皆可數自居正所及見　世宗

末年倪侍講謙司馬給事恂偕來倪通而和馬簡而正李名馬不及倪操行倪不及馬陳吏部鈍李司正寬繼來陳之鄙行仰若山斗李則風儀雋朗處事在陳範圍之內不露圭角亦可人也後有陳侍講鑑高太常閏陳之文章亞於倪而操行則同高之文章不及於陳而操行則愈下 初陳高二使渡鴨綠江 國家遣宣慰使遺鄙衣不受高往送衣不受詩語甚倨傲其在成均館記有天理未嘗泯滅之語詩亦有豺獺報本之辭及跋陽村應制詩則到朝鮮恨無物之足以駭人觀聽其傲視東方甚矣題太平館樓詩曰

批曰極盡豪華之氣一以清高為主成均館唱酬詩
板尾自筆大書曰詩不成者四人後當足之盖譏戒
國宰相有不成詩者也嘗書真草數帖曰羲之之字
千金難得學者宜寶藏之其輕薄至此時居正執事
於館下每見高作𢿙然變色或手裂擲地同列皆笑
一日高倩承文院博士辛義卿書行錄僕竊見之首
書思親詞一首次書送衣不受詩次書却妓詩次書
謁宣聖詩記其餘覽物興懷之作皆諱不書僕曰此
虜將還中國以此為釣名之資人之無狀至此哉
日 殿下賜鞍馬僕語同列曰鞍馬非橐中之物此

筆必却之如却之高必作詩卿等第觀之俄而高作
却鞍馬詩曰漢文旣是輕千里祖逖無心著一鞭同
列大笑僕大怒曰豈朝鮮寡弱無一人分別是非敢
詐如是將行　殿下贐好鋼聞作詩謝皇華集旣成
聞初見喜倒讀至謝鋼詩憤然失色其飾詐失使臣
體如是陳給事嘉猷寛平正大觀其氣象知其為大
人君子文章亦平淡張給事寧其文章可伯仲於陳
而言行頗有強作處然亦君子人也金舍人湜工於
七言四韻筆法盡格亦高妙但節行掃地張奉使城
有溫雅氣象而無奇節姜行人浩有寛大之量而少

文雅祈戶部順菴曾有節行文詞亦淳正其陳張兩給事之儔乎張行人瑾文章操行不及祈而在其範國之內耳

近得見遼海編乃翰林侍講倪謙奉使我 邦所作附以我 國諸賢酬酢贈別之作如僕之不才姓名亦在其中布政司參議盧雍序之曰初侍講到朝鮮其國輝文學之臣以為館伴公傲顔色俯就之其人操筆高肆於數者公乃發舒其奇思如湧泉信筆立就殊不經意而辭旨超逸睥睨驅駁旁若無人舉國始皆駭愕歎仰無已今考其時館伴則鄭文成公

麟趾也面肆吾矜眩豈公所為耶翰林侍講吳鄭跋之
曰暨公至國其國廣擇素能詩文者以司館伴先生
才思敏捷若水湧山出肆筆揮洒頃刻而就國人咸
聚首稱歎斂縮不敢出所長惟鄭真麟趾申叔舟成三
問三人稍知聲韻間能屬和先生亦屢加獎進也惜
乎盧吳二子之尊崇侍講而屈抑我東賢者太甚今
讀侍講遼海全編只是平平之詩文耳未見有洞盪
踔越奇偉橫絕之辭如侍講雪霽登樓賦雖佳而申
文忠公叔舟次韻賦辭文從字順翩翩有楚聲亦可
以伯仲侍講矣何可易之哉盧吳二子之言實非公

論也
昔人於法度之器必用周尺而校定尺式自古爲
難子朱子取司馬文正公家石刻本尺法載之家禮
然家禮板本行於世者不一而周尺長短皆不同亦
難爲據 世宗時許文敬公稠求得陳友諒子陳理
家廟神主式倣作尺本又於議郎姜天霔家得紙本
周尺乃其父判三司事姜碩弟有元院使金剛所藏
象牙尺所傳也而書云神主尺定式以今官尺去二
寸五分用七寸五分即與家禮附註潘時擧所云周
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之語同二本相較不差於

是始定尺制凡士大夫家廟神主與天文漏器道路
里數射場步法據此以為定式後司譯院事趙忠佐
赴 京買得新造神主來復以此尺較之寸分組合
今我 國所用周尺與中國同無疑矣
嘗觀筆談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
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楊州
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楊紿使者欲盡見
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
以事聞按高麗為遼所阻不通於宋已久神宗熙寧
四年高麗文宗二十五年辛亥遣民部侍郎金悌由

登州入貢于宋恐此時事也
高麗時當直承宣至五更詣紫門中官出則承宣
問上體仍請鑰紫城諸門及羅城諸門盡開　本朝
開國以後五更三點罷漏則宮城門及外城門盡開
自　肅宗朝平明特始開宮門
舊例凡大小朝會文武二班分東西入監察各一
人立班後糾察朝儀不如法者　當代東西班每列
各有臺官東西相向立蓋倣中朝制也且舊制臺諫
官入班吏各一人具靴笏随出随入及退班臺諫於
勤政門外永濟橋南以次北向西上立待百官皆出

乃出蓋不欲混於庶僚也

唐宋奏事皆用劄子居正之長憲府也始建議立劄子之法蓋懼言辭出納之際有遺失且防後世近侍中官用事之漸法初立人皆以謂萬世可行之良法也近来為臺諫者不識大體小得過失則深文羅織極口詆壞劄子之設適足以害人而已天下未有法立而無弊者也

散騎以下舊屬門下省鄭公熙啓為知門下府事嘗與人賭博於都堂諸省郎不行迎候禮鄭公不坐而還時趙文忠公浚為首相將赴衙吏以不坐告文

忠笑曰吾郎舍可謂有人矣

斯文古風於文酒會三館士執大鍾滿酌呼先生自高官下逮早職皆然其與會者雖達官貴人若不於紅紙上題名則不呼曰先生而曰大人其風始於高麗今或有不題名紅紙者則故避斯文之會蓋惡聞大人之聲爾

開國以來擇文士將典文衡者爲藝文應教以他官兼之俾專文翰自設集賢殿以後以殿一員帶之及罷集賢殿設藝文館應教一員亦爲實職本館員隨例遷轉不擇人授之文翰之責不專業亦不精吾聞

驪興府院君閔公霽仕高麗有寄銓曹詩曰藝文應教非吾分三字華銜也不妨則藝文應教非始於國初自高麗有之矣三字則知製教也

諡法古人所重今但委之太常新進後學不諳事體加諡無法如洪順孫與於靖難功臣之後功最下卒官僉知中樞秩入卑乃以勲特加諡太常諡襄武蓋取因事有功為襄克定禍亂為武嗚呼其不知事體之甚也克定禍亂之武乃人君之武其可施之於人臣乎況既曰因事有功則其功可知矣又加克定禍亂何耶又如崔寧城恒太常諡曰文靖蓋取道德

愽聞爲文恭已鮮言爲靖既曰道德愽文則恭已鮮言道德中之末事耳曰文曰靖不亦倒乎如李中樞崇之太常謚曰姿厲蓋謚法無姿字必夸字之誤耳此類甚多不可勝記

李文靖公穡貞觀吟曰謂是囊中一物耳那知玄花落白羽玄花言其目白羽言其箭世傳唐宗伐高麗至安市城箭中其目而還考唐書通鑑皆不載但柳公權小說太宗初見延壽惠眞率渤海軍布陣四十里有懼色亦未有其語中傷者居正意以謂當時雖有此事史官必爲中國諱毋怪乎其不書也但金富

軼三國史亦不載未知牧老何從得此

○高麗恭讓朝尹彝李初之變牧隱李文靖公陽村權文忠公皆逮繫清州獄鞫問甚峻事叵測一日黎明天乃雨未及日中山崩水湧壞城門漲入屋舍皆沒問事官漂溺攀鴨脚樹僅免事聞釋不問文靖文忠由是得全初玉川君劉敞聞兩公被誣逮獄語人曰兩先生乃天挺生之人必有天變其言卒驗有人題詩曰流言不幸及周公忽有嘉禾起大風聞道西原洪水漲是知天道古今同

○麗季戊辰僞主辛禑遜于江華朝議欲立王氏侍

中書敏脩德李仁任薦扶之是謀立仁任族孫李琳
女謹妃之子昌恐諸將違已以李穡名儒欲籍其言
密問於穡穡亦曰當立前王之子遂定議立昌後臺
諫論穡罪不立王氏而立昌是萬世不忠罪惡之魁
後有史臣趙瑹論曰晉元帝顯著小吏牛金所生王
導等實賛襄之元帝雖假名非帝不能鎮服人心成
中興之業穡立昌之議蓋亦如是不可以是而全罪
穡也瑹之言未知是否然前史取之而今刪去後之
尙論之士不可不知

○近日琉球使之還也語人曰我到朝鮮見三壯事

曰慶會樓石柱龍文纏繞殊特奇絶一壯也曰押班
宰相長鬚雪白風彩凝俊有老成之德二壯也蓋指
蓬原鄭領相昌孫也曰對客官深杯大爵酬酢無筭
可飲一石三壯也蓋指成均司成李淑文也
○朝官姓吳者坐贓當死讞部三覆啓已判明日當
刑妻許氏出秘計命一奴服室人服以帽裹頭詣獄
吏告罪人吳某之妻許某聞良人明當就戮願一相
訣獄吏哀而許之就一隙地哭泣爲夫婦永訣之狀
奴預抽刀鉅隨手截去鎖相轉加身上尋以室人服
加主人擠出獄門曰許氏告别辭去別置駿馬於外

旋即騎走有頃獄卒入視非罪人乃奴也追捕不及
世宗義其奴免之
○有士族申氏女新寡勳臣姓趙者年踰七十求婚
申首鼠不決趙有姪子為駙馬新貴者遣人解由曰
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君朝為宰相妻暮為寡
婦亦不害為令名申稍識文理然之及婚夕趙忽發
淋疾如厠者一再重以喘疾申於窓隙覘其衰老遁去
明日訴于臺臺官劾趙以勳相強娶士族失 朝廷
體趙曰申初聞朝聞道夕死之語許之非強娶也臺
官劾申申曰駙馬儘有是語妾初聞之謂婦人守節

不二寧有意以大聖人之言爲奪節乎臺官直申而
非趙趙落職明年申適一老樞物議紛然予嘗見高
麗仁宗朝平章事崔瓘年八十餘閱少時卜筭歎曰
平生所歷一如前定但晩生貴子是虛語耳未幾隣
有一達官家將納壻壻暴死不果瓘遣女奴求婚父
母不能決一日閨中從容語女曰以家閥女嫁與微
官而偕老寧一日作宰相妻乎女率爾曰可矣遂婚
有娠越七月而瓘卒生子曰洪徹終身守節洪徹擢
明王癸巳乙科第一官至平章事一主司馬四開禮
闈母夫人康强享福如申氏者崔夫人之罪人也

◯近有一奴容貌酷類女奴自髫齔雌服年踰四十出入士大夫家門事頗露臺諫請論如法　世祖以事涉曖昧貸之顧謂臣居正曰於卿意如何居正對曰臣小聞江湖記問江淮間一比丘尼善針繡有良家遣女兒師事之忽覺有娠爺孃詰責之女曰與比丘日相寢處如有人道之感乃此至於斯良家訴縣官發之審視比丘則陰陽二道俱闕縣官將貸之有老嫗曰法用鹽水浸陽根之上以黃狗舐之陽道遂出縣官試之果然縣官判曰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之道曰男與女今此比丘非男非女亂人道之正

乃誅之江淮人皆快焉蓋天下事理無窮如是 世
祖笑曰卿愼勿强曉事
○慶州府有一村媪獨居夜忽大震徹霽庭中有一
物爛然光彩炯目就視之明珠團圓如雞子大置之
房中每夜光如燈燭纖毫可鑑媪知非常物隣有一
惡少濃誘袖去註曰納府後六年媪訴府 朝廷遣
官劾問惡少曰前府尹鄭蔎時納府鄭不服竟不得
鄉人曰惡少素窮乏自得珠後日就饒富恐是珠使
也
○近有一僧行乞閭閻到忠州村舍作寒乞聲聞無

人跡久之聞婦人號哭聲佪徨跰立有老婆出語僧
曰老婆夫妻與女三人同居今日食頃間夫與女同
時俱斃死蒼黃顚倒罔知攸措願師哀憐僧入視一堂
之内老父幼女猫蛇四者狼籍同死僧訊其由婆曰
女兒忽患指腫俄頃大如脛腰腹亦如甕即死蓋猫
見捕蛇嚙其尾遺其頭蛇螫女兒至此父怒猫欲殺
猫懼隱於架上父怒未霽往捕状猫猝飛下扼父喉
却不得劒猫而斃死父亦死言未訖痛哭幾絶僧曰今
四者三生罪業如是若不脩冥福刧刧難離繞二屍
殀之瘞猫蛇作一塚人稱曰猫蛇塚

○嘗觀高麗圖錄曰高麗人好白衣道詵曰東方屬木宜尚青而尚白是金克木不可也居正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東方屬青而尚白是陽中之陰也以此推之西方屬金尚白而西域人面皆青北方屬水尚黑而人面皆紫南方屬火尚赤面人面皆烏皆陰陽之義也

○有女巫能爲鬼神語試往事百中問將來百不一中少年狂斐數十輩直抵巫家呼試之巫口噤不開蓋男子陽也鬼神陰也陰伏於陽理之必然且男巫少而女巫多是其驗也

○日本國大內殿以其先世出自我 國何慕之誠
異於尋常予嘗遍考前史未知出處但新羅列異傳
云東海濱有人夫曰迎烏妻曰細烏一日迎烏採藻
海濱忽漂至日本國小島為主細烏尋其夫又漂至
其國立為妃是時新羅日月無光日者奏曰迎烏細
烏日月之精今去日本故有斯恠王遣使求二人迎
烏曰我到此天也乃以細烏所織綃付送使者曰以
此祭天可矣遂名祭天所曰迎日仍置縣是新羅阿
達王四年也我國人之為王於日本者止此耳但未
知其說之是非也大內之先恐或出此

○世宗朝宋史不到本國　世宗屢陳請未蒙　欽
賜一日集賢諸先生論宋朝人物居正亦在末席或
曰作宋史王安石合在何傳諸先生皆曰合在奸臣
傳有一二駁者曰安石作新法亂天下是誠小人然
安石文章節義多有可稱者而原其心未嘗不在於
憂國憂民其誤天下正坐迂闊執拗耳不可齒列於
秦檜蔡京之儔也合在列傳柳誠源力主是議未幾
宋史來安石果在列傳誠源喜曰昔朱子綱目之未
到我國也益齋李先生讀資治武后紀喟然而歎作
詩一聯云那將周餘分續戒唐日月後得綱目朱子

果點周而尊唐孟齋先生頗亦自負誠源雖不敢竊比益老當受諸君降幡

○宋熙寧中高麗遣使入宋神宗命曾鞏攙高麗世次紀以王氏高麗上接朱蒙高句麗已失世系矣鞏請帝令臣畢仲衍曰詰從容問高麗世次於使臣若或未對即諭歸本國討尋記録向後使人來附何如於是問之麗使則未能分別高句麗高麗世系而曰之深可恨也今考麗史熙寧三年高麗使吏部尚書金悌入貢于宋今與使臣意金悌也（上言熙寧四年民部侍郎金悌）

○太祖建元陵碑文忠公權近所製　太宗獻陵碑

文肅公卞季良所製 世宗英陵碑文成公鄭麟趾
所製及 文宗顯陵依三陵例將竪碑功已就緒獻
議者以謂自古人君行事之跡備載國史不必如士
大夫立神道碑請罷從之後日 英陵之遷驪州亦埋
碑不用 國朝陵寢不立碑自 顯陵始
○崔致遠所著桂苑筆耕載文獻通攷以今觀之致
遠文章詭奇澁僻不足動天下近有人得唐本一集
而來乃我國僧懶翁所著翁本不學後有精進之功
能解文字所著語錄詩句亦生踈今皆刊板行于中
國中國之人之繡梓者不必盡善也居正近赴京有

書生邵鎮者以傭書為業誦李陶隱詩數首問得之何處曰汝國宰相李適所婚鄭文成公嘗語曾赴京見一儒士云汝國牧隱集最好可與蘇黃頡頏問得之何處曰汝國譯官金自安所贈

○我國自箕子受周封興八條之教行井田法當其時豈無史官而載籍不傳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鼎峙亦無史可傳金富軾作三國史掇拾通鑑三國志南北史隋唐書為傳記表志已非傳信之書至於記事每引所出之書尤非作史之體又如侵伐會盟等事以一事而疊書於三國紀文不稍變亦不足取

○金寛發閔漬論高麗世系曰龍孫曰寶育姓者皆
誕妄無實顯宗朝黃周亮撰太祖以下七代實錄無
一言及此寛發漬生於數百載之後能知周亮所不
知著載于冊是尤可疑若如是説麗祖舍曾祖不祖
而反祖曾祖母之父一父爲考而女爲妣天下寧有
是理知其説之誣也然後之撰麗史者取以附外紀
何耶
○高麗全史長編成於本朝金宗瑞鄭麟趾嘗見鄭
摠序云恭愍朝李齊賢撰史略止於肅宗李仁復李
穡撰金鏡錄止於靖宗史略雖不見全書齊賢之論

行于世金鏡録不見其書疑其書之未成也哉 本
朝開國之初命鄭道傳鄭摠撰高麗史鄭摠爲之序
然不見其書疑其書之未成抑雖成而有未盡處不
之傳耳

○魚文孝公嘗辨論山家地理之說之非上疏極諫
明白正大 英陵問鄭文成公麟趾曰孝瞻之論則
然矣其父母之喪葬能不用此法乎麟趾曰嘗奉使
到咸安見孝瞻葬父於家園之側似非惑於地理者
也然龍虎龜雀左右前後之神無處不在文成之論
雖言孝瞻之得而亦未必不泥於山家法後文孝葬

母與先君同域及文孝卒子世謙世恭葬於廣津瀨
亦不擇地家法如此
○少日與同學二三人遊山寺見一畫佛題其上曰
孔子讃吳道子畫蘇軾書或曰古畫必妙盍袖而去
或有強科事者曰孔子周人也漢明帝時佛法始入
中國謂孔子讃佛無理且吳道子唐人也安有吳道
子畫而孔子讃乎蘇軾生於千百載之後安得與孔
子同時而書所著之讃乎必後世好事者所為也予
等皆年少不料事信之後於一貴公子家見此畫乃
稱古今第一而為畫譜之首予審視之則所謂孔子

讀者乃列子所言孔子曰西方有大聖人名曰佛不言而信無爲而化之說也蘇軾取而書之前日強料事者之言可付之一笑後世不知本末而強解事者皆此類也

○南議政智黃議政守身皆爲首相功名富貴當代無比常曰男子不於紅紙上題名餘不足觀以此爲自欠耳

○偰提學循性淳直學問深邃循之祖遜元朝名進士元季避亂來高麗有三子曰長壽曰眉壽曰庚壽皆以文名顯稱循入侍經筵 世宗問曰卿之叔父

幾人循曰長壽叔眉壽叔庚壽叔 上曰庚壽莫是
鄉父循低聲曰唯唯 上笑曰循眞古之遺直也
○許恭簡公誠性執嘗爲吏曹判書奉公守正關節
不到娭人干請有請必反其意有一朝官例遷當補
外寄請官南道乃授平安道遐郡一文士請爲文官
華職乃授外教授興德寺僧一雲權詐多智計欲住
斷俗寺誣許曰聞西都永明寺山水之勝欲往一往
若住斷俗吾事云矣數日批下雲住斷俗雲大笑曰
老賊已墮吾術中
○權文景公軫有児子學書費紙夫人曰紙價甚高

恐不能繼文景曰烏是何言也有不肖子弟青樓沽酒日費萬錢或耽於博奕遊畋狗馬花卉破壞家業者甚多與學書之紙其費幾何卿毋多談

○梁文襄公誠之在集賢殿屢封章論時事諸君曰若不切時務不必陳瀆如此文襄曰朱晦菴在宋光宗時立朝四十六日疏數千上予侍從踰十年疏未數千上君何云爾也

○辛武節公有定嘗遇倭賊賊將跪而斬之武節見賊兩脚間胄囊韄下觧以手拉之賊踣地抽劍斬之時稱猛將後杖鉞鎮邊以武烈著稱然性太惡見人

不可必極口怒罵而後止孫文僖公碩祖每曰鑑祖性急佩韋自警嘗修史春秋館與一下僚同事筆硯下僚忽遽問顧吏高聲語曰幸碩祖將硯水來旋即慚赧低頭不能仰視文僖遽前執手曰我輩少時失言於先生長者前豈止於此耶即呼酒來滿酌對飲人服其弘量

○黃襄平公孝源為義禁府提調時有人訴一文士妻與家奴通生一兒方推劾士妻不服有具鎭撫者掌鞫問告襄平曰士妻固諱然觀氣勢似是黃孝源之兒襄平曰若是吾兒吾復何憂大笑烘堂

○居正嘗在集賢殿與李文簡公承召同坐有同僚柳誠源請作海州李牧使挽章柳曰李即雙梅學士之後文簡曰此是霽梅之後何無馨德也柳應聲曰人居孤竹之鄉盡有清節乎蓋海州別號孤竹文簡之父母居海州

○李貞靖公邊性峭直為吏曹叅議每銓注多駁長官所為曰與之不愜一日外官有贈鮮魚美肉者不受聞長官已受其日謁長官饋以美肉貞靖舉箸曰此所謂鶃鶃之肉乎長官深愧之

○李文簡公承召為禮曹判書一郎官日飲無何公

務多闕同列有欲黜者文簡笑曰許丞多時耳聾衰重
聽長官不忍絶之今郎官雖長　醉然醒時亦多又何
靡爲
○趙石磵云矻自少奇偉卓犖不與世低昂麗季見
世亂托青盲不仕入　本朝尹鷄林江陵二府未幾
托病卜居廣州之古垣村韜晦不見一日左相上洛
金公士衡歷訪欲勸之一仕石磵穿濶袖布衫頂葦
笠長揖不交一語上洛曰倔強是老故態如之何命
駕而還石磵日騎牛往來鄭金廣津二院施濟行旅
嘗自吟曰騎黄牛傍青山麁麁乎其身彩一疋布也

不直

○李文惠公孟畇問學精深筆跡高妙有韓山稼牧風位至貳公晩節以非罪蹉跌且無後嘗有詩云自從人道起於寅父子相傳到此身我罪伊何天不弔亦為人父鬢絲新有轗軻不盡之意人皆曰伯道無兒天道亦可知於文惠亦然

○李文景公種善牧隱之子權摠制踶陽村之子文景為摠制妹壻摠制嘗醉語文景曰君為牧隱之子而文章不足我是陽村之兒而文名又不及君吾兄弟當作燈下不明契聞者皆笑

○韓文靖公繼禧學問精詣識見高邁大爲 光陵寵遇爲吏曹判書從容 啓曰臣待罪銓衡常開閤迎士大夫品題人物尙恐不能甄拔賢愚況今設循資之格嚴奔競之禁是使聾瞽辨聲色乞罷之 上曰使繼卿者皆如卿則可非卿不可公之注擬人物一出至公不以私恩貸親舊士大夫有或爲子弟求官者不甚拒之曰古人云內擧不廢親子弟尙賢言之者非過用之者非私苟以謂膏梁子弟稍存形迹非用人大體者

○李文貞公芮曰經幄近侍之職在於論思獻替格

君心之非而已至於論國家大政是非人物則思出其位非其職近來侍從新進之輩不識大體喜論時政得失或指摘宰相士大夫微過暴揚於朝與於嚴黜以自衒鬻甚不可也古人以政在臺閣猶以為非若或出於侍從吾不知其可也

○金文平公守溫自少好學不倦博覽廣記經史子家列莊老佛之書靡幽不燭靡賾不探爲文亦奇偉峻壯雖官至極品處之淡然如寒素常騎羸瘦清淳嶪同月之間連喪數馬或曰何不使掌馬者飲飼芻養違則嚴加捶撻乎文平曰安可為畜物而罪及於

人乎其意作如此

○姜文良公希孟曰宋朝朋黨之患起於寇萊公持聲人物其流之弊雖程朱亦不免於黨人觀至於氣銳新進儒士日以持聲人物為事弊將何如

○鄭文成公麟趾本命四柱曰丙子辛丑戊戌乙卯蘇東坡四柱曰丙子辛丑戊子乙卯其命略同而文章聲望亦略相同居正嘗撰文成碑有遂記四柱與蘇內翰相同之語或有笑者曰撰碑宜述道德不宜論卜命予曰益齋李先生嘗撰菊齋權文正公碑有曰戊子巳亥盧拱壬巳之祿互衛從發之蓋居正祖益

齋而有是說或者笑之

○金文悼公壽寧再為承旨皆褫職姜文良公希孟曰如何再為承旨再見罷黜文悼曰雖再敗不猶愈於一不為者乎蓋誚文良不為承旨也

○文悼為癸酉科壯元丁丑將開重試文悼語人曰鄭麟趾之後豈無鄭麟趾乎蓋鄭於初重試皆為壯元金有睥睨壯元之志而終落第居正戲金曰李廣為將自倚無雙劉蕡對策何以不第金曰不為甲科一人何取於乙科一人乎蓋誚戲乙科一人也

○黃翼成公之為相也姜文景公孟卿為僚佐翼成

曰老物閱人多矣姜郎大器不出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呂許公為相日文潞公為太學博士謁許公改容禮接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其位

高麗史地理志曰春州本貊國春州即今之春川嘗考書武成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孟子曰小貉大貉貉音陌註曰貉北方夷狄之國北方地寒五穀不生唯黍生之早熟當武王之時箕子未封朝鮮而已有貊國孟子之時箕子子孫尚守朝鮮安有貊國介於其間哉高麗地志又曰溟州本濊國一云鐵國一云蘂國溟州即今之江陵府嘗考韻會曰穢貊東夷國名漢武紀東夷濊君南閭註曰穢貊在辰韓之北

高句麗浿沮之南東窮大海予竊疑穢貊本為一國
而互稱之也况春之距江陵不遠春在嶺西江在嶺
東地志亦謂高麗時春屬交州道江屬東界分和州
溟州為朔方道則以溟州為朔方尤為可疑

資治通鑑後梁紀曰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聚衆
據開州稱王號大封國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
蓋躬乂即弓裔開州即開城府大封即泰封今之鐵
原石窟即時世達寺今不知在何處

太祖高皇帝詔須表箋回避字樣其頒覆頹敗絶
滅夭短等字意凶可回避如德載無疆有道生知明

哲等字何以回避乎近祚戶部順奉使來言以回避
字樣示之曰中朝亦用之乎曰無雖海內諸侯表箋
亦不用此必但行於貴國而已予意洪武年間　帝
怒金義殺使附胡元遂歸罪於表詞不切徵文臣鄭
摠金若恒等抵罪仍須回避字樣此出於　皇上一
時之命不必行於後世也
高麗肅宗時衛尉丞金謂磾據道詵秘記請遷都
南京云楊州有木覓壤可立都　王親幸相之又遣崔
思諏尹瓘等審視回奏云盧原海村龍山等處山水
不合建都唯三角山面岳之南山形水勢符合古文

請於主幹中心大脈壬坐丙向隨形建都從之後於
壬坐丙向之原埋龍鳳幌然則漢陽之爲李氏都自
高麗已知之矣我 太祖之將移都也先審地於公
州雞龍山之南董役後下漢陽何鄉爭年九歲十歲
時與國初日者李陽達同里罕李年可八十五六精
神不衰常語曰初定漢都時河崙云道詵記有漢水
入明堂之語宜建母嶽南必令衍禧宮之基我云舉
岳之南實是大地亦不害漢水入明堂之說衆議不
決我云道詵秘記曰西有孔巖又有丹書石壁孔巖
則於二地皆在西須覓丹書可決乃得丹書於仁王

洞石上字畫磨滅漫不可識然得以定議建都但不
知面嶽指何山非華山必負見嶽也
或問於予曰中國則佛教道教并行而道教尤盛
我　國佛教雖盛而道教絕無若二法并行國小民
貧將何以堪予曰我　國家有昭格署摩尼山塹城
醮之類乃道家之一事中外村巷里落雖無道脈道
言之人士大夫家每歲祈福若繕修營造等事禳灾
必用盲瞽五六七人讀經其所祝者皆星宿直君之
類供費不貲謂我　國不行道教非知事者也盲瞽
祈福禳灾不見於古文不行於中國但我　國時俗

相傳故事卞

山水之說昉於後漢晉爲于陶侃郭璞踵而成之唐有楊筠松宋有胡舜申皆碌碌小儒不足語道理者喜爲山家禍福之說一以方位山水之美惡以定子孫吉凶率合傳會瑣屑最究誕妄至甚然後之人例皆惑於其說有數年不葬父母者又有屢葬祖先墳塋遷延不葬者福未得而禍隨之今山家者流曰大王之遷岐有相其山川原濕之語周公之遷洛有澗東瀍西之文三代以前非無地理之說孰此爲是然遷岐遷洛但取民居道里轉輸之便非爲於龍虎龜雀

之說今中國 皇上寢園同在一局前朝五百年君
上陵寢亦同一域卿大夫士死必三日而葬其不擇
地明甚然代各有公侯將相歷年悠長山水之說不
足信也

自 國初有三公相傳犀帶一腰傳必門生傳之
得人則可如或失人則為世所譏故不輕傳授至河
文孝公演傳辛文僖公碩祖文僖位緫正二品而卒
帶遂不傳

文章衣鉢相傳自有故事權文景公踶主文衡病
劇物議在鄭文成公麟趾文景囑安文靖公止而卒

文請代之未幾文請罷而文成主之
金直提學汶聰明過人博通經史尤長於史學資
治綱目通鑑皆磊落載腹人有問歷代故事者應聲
對曰在某卷第幾張百不一失　世宗之命撰訓義
公之功居多　國朝以來能通史學以公爲首　世
宗眷佑日隆早卒不大厥施公性能酒嘗在集賢殿
與同僚開話或曰宋朝諸學士論茶品以紫蘇湯爲
第一事林廣記禁中佳味以蒸雞爲第一公微笑曰
紫蘇湯何如甕頭新酒蒸雞何如牛心炙論座皆笑
尹文度公淮文章冠一時　世宗朝獨對經筵然

性喜酒過量一日在家沉醉大卧 世宗遣中使急召左右扶起上馬宿醉未醒人皆懼之及至 上前從容敷對略無醉色 上命草宣制揮翰如飛皆合睿旨 上曰眞天才也時人語曰文星酒星聚精生此一賢也

成文安公任眞草隷三法皆妙先恭惠公曰仲父獨谷文景公以善書鳴一時觀汝筆跡似不墮家業公書法晩乃益進嘗書圓覺寺碑 光陵佳嘆之近來書法公最優

兪提學孝通能文章善談詼嘗在集賢殿與諸君

論作詩功夫俞曰古人以詩於三上尤可以屬思焉
上枕上廁上也予則不然在三中諸君曰何耶曰閑
中醉中月中也諸君笑曰君之三中果優於三上
洪咸平公允成早年入相家極豪富日招佳賓開
讌會宴品豐潔費不下萬錢雖何曾不能過也咸平
酒量甚雄時黃烈成公守身金精宣公何酒量與咸
平相敵雖終日痛飲了無醉色 光陵嘗號咸平曰
鯨飲堂刻圖書賜之隣有一儒士亦好飲嘗投刺內
謁云鯨飲主人鯨飲客主人鯨飲客何辭一時傳笑
權求台採早以文章鳴世早歿金將軍自雄深惜

之朴舍人以昌曰子無患主文者之無其人牧隱逝
而陽村主之陽村逝而春亭主之春亭逝而尹大提
學主之提學逝而權止齋主之止齋若逝南秀文必
主之秀文若逝我亦在我逝將軍亦在何患採之早
歿乎其論文章自就卑下之意隱然言表
○古例吏曹叅議必拜二品居正以吏曹叅議爲謝
恩使赴　京假著金帶而行人皆謂我必拜二品我
亦以古例自期及使事訖還到鴨綠江義州牧判官
來迓舡上語我曰君移拜禮曹叅議我卽脫金帶還
着銀帶與主人相目而笑我醉賦一絶云曽聞橘渡

淮為枳未見金過水作銀滿座大笑

○趙司藝須博極羣書無所不通尤長於詩學中遭家禍禁錮者三十餘年　世宗惜其才晩乃進用授司藝　命集賢殿儒士輪日往復所問公應對如響人皆服其該博尤精於韓文人有受業者公不携書帙合眼低頭口誦教之嘗曰聰明不如多讀予於群書必讀百遍是以雖老亦不忘耳為詩豪贍俊逸有晩翠亭集數卷居正之少也亦摳衣於先生得見詩藁嘗其一讀今稍稍記憶但先生無後藁竟不傳同時有主簿柳方善亦禁廢不用學問文章與趙相伯

仲而詩句清絶過之　世宗亦　命集賢儒士往復
質問多所發揚居正未釋褐時與吉昌權公擥士黨
韓公明澮受業於先生者四五年居正之盜竊文名
得至今日皆先生賜也　本朝開國以後詞學盡廢
歲戊午始設進士科中場用詞賦自此詩學大成皆
二先生訓誨之力也柳則有泰齋集行于世
○金直殿久冏以能詩著稱時卞文肅公季良主斯
文金多短之文肅頗不悅嘗有詩謂金曰賈島文章
少日事橫渠學問晩年時盖金少為僧賈島亦以為
僧橫渠晩逃佛老故云耳一時傳笑直殿早逝

○成俔撰俔自幼博覽廣記無書不讀經史百家諸
子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經釋教筭法譯語皆涉獵
其徑庭聞士大夫朋友之家有幽經僻書亦必求見
乃已予之在集賢殿俔求見藏書閣中秘書予曰內
秘書不宜輕示外人難之一日獨係直忽聞謦咳聲
乃俔也求見秘書益切乃許之終夜張燈不交一睫
閱之幾盡後言閣中書籍體制卷秩亦不少差後十
年俔亦登第入集賢殿長坐閣中左右書籍窮日盡
夜閱盡群書同列以書淫傳癖譏之然讀書過勞消
瘦成疾年三十而卒惜也

○諫院職諫諍無他聽訟折獄之事日以飲酒為事趙石礀詩曰一杯一杯復一杯大諫醉倒春風前正謂此也院中故事入直官未起寢院吏隅窓呼曰椽吏拜謁已起寢具冠帶而坐吏輩擧油盞果案進呈饌品亦極豊潔以鷄卵大杯行數巡而止齊坐日亦設果案歡飲終日如此等事甚多子拜諫大夫果案等事已廢椽吏拜謁如舊又有薇垣禊飲會儒士皆慕之憲府糾察百官公務繁劇凡事務皆嚴正愼肅然臺中禮度頗有殊異與他司不同曰茶時曰齊坐禮度各異執義出入臺吏挾腋而行襲前朝老執義

故事也予再為大司憲禮度小小節次願裁抑之然至今未罷者臺長將罷仕臺吏一人俯伏大呼曰申時者三小頃又呼曰都廳封横臺長可出然後臺長以次出若值禁酒臺官不飲諫官歡飲自若諫官以朱衣為前騶臺官以烏衣為前騶嘗於禁酒時朱衣大醉詆烏衣曰我則日日沉醉面朱故衣亦朱汝則如汝臺官酸冷不飲酒面長有黑色故衣亦烏聞者皆笑

○高麗時省五樞七宰相數小相遞授職故官高居閑者居半七十必致仕諱年齒不致仕者物論鄙之

故年雖未滿七十解組綬乞退者亦多 國朝以来
雖有致仕之法大小朝官貪祿冒年仍仕者滔滔皆
是近日臺中疾其年甚老強從仕者移文該司考年
甲欲劾之予曰宋韓魏公當國有朝官年踰七十不
致仕者同列欲劾之魏公曰冒年不致仕過則在彼
苟擿人隱微之事置之罪吾我輩亦豈得哉未幾朝
官愧赧致仕而去魏公弘量大度宜可法也議遂寢
自此年高者稍稍致仕

宰樞有名馬勝朝官有名卓有者李文安公石亨
金文敬公禮蒙同里閈一日相對象戲居正與宋中

樞處寬後至局已殘見李有兩馬而勢強金有一車而勢弱余曰其惟馬勝乎金應聲曰吾非車有乎相與大笑

筆苑雜記卷之二終

右筆苑雜記吾座主四佳徐相公閑中信筆所著也丁未春弘文校理俞侯好仁出守義城來也公付以手抄一本俾鏤諸梓遂走書於余以勗之僕聞命以來凡鳩工供費之事一皆移諸傍邑因堅囑俞以壽其傳爲吁是書皆吾東方國家之典故賢臣之事蹟該而備博而辨實羽翼於國乘者非滑稽小說之比也況公之德業文章固將冠一世而聳

百代奚待此書之傳而後益彰耶然後
之人觀是編亦足以知公學問之慱而
祖宗制作之盛賢士大夫嘉言懿行亦
將為法於後世夫豈小補哉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　日門人觀察使
漢原李世佑謹跋

四佳徐相國以一代詞宗平生所著述
片言隻字皆可傳後而公無嫡嗣賤派
承家一傳再傳世業寖微凡我宗黨不
為收拾藏護則公之遺稿殆將湮滅無
傳矣壬辰兵燹之餘我 先祖考購得
公詩集及東人詩話筆苑雜記等書更
加傳寫各具兩本庶幾為傳世久遠之
計不幸丙子之亂舉皆失亡無一卷遺
存伯父都憲公追感先志且念公之詩

集諸書刊行既久流布世間者散失略盡而家藏今又蕩然自今以後殆不可復得是懼是恫寤寐靡寧積誠以求頗有所得而所未得者尚且十七八矣余於此時叨倅閫部適得是書思欲鋟梓以壽其傳始役屬耳旋移峽郡撤舊就新材力不贍恐無以完畢安東府使林公墰全州府尹金公南重或送匠手或刊餘板以相助焉閱十數朔而斷手使是

書復傳於旣失之後豈不幸歟噫公之
於世自有所不可朽者固不待是書之
有無而加損第我家從前寶護之物終
不可任其泯沒是余之所以汲汲於刊
行而諸公爲斯文致眷之意尤可感矣
且是書於公在世時俞公好仁寧聞韶
爲公開刊今又始役於聞韶物之興廢
不可謂有情而幾會之來或有所相感
而然耶不然則何始終必歸於聞韶也

此果造物者所嘗揣摩而林金兩公當
與俞公並稱於是書余不敢自任其事
姑記顚末且寓吾家感幸之意云爾
皇明崇禎紀元之十四年壬午仲冬有
日六代族孫通訓大夫行淸風郡守徐
貞履謹䟦

淸風郡重刊